

# 天月五忙农

李准等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

# 農 忙 五 月 天

李 准 等 著

河南文藝編輯部編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## 內 容 說 明

这是“河南文藝”編輯部編輯的一个短篇小說集。反映的都是農村生活实际。有寫農業合作化的，有寫与自然災害作斗争的，有寫在農村其他工作中的新人新事的；从这些作品中，都生动模实地描繪出社会主义新型的農民形象和農村青年的形象，描繪出社会主义建設和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給農村帶來的巨大变化。

作品的作者，大都是从事農村工作者或農民。作品都洋溢着濃厚的生活气息。

## 勤 忙 五 月 天

李 准 等 著 統繼明插圖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香河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 051 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· 總号0809 開本787×1092 1/32

· 印張 4 3/4 插頁 3 字數 89,000

1956年6月第一版 1956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8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08·11

定 价：(5) 三角七分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不能再等了·····  | 彤 衡 ( 1 )      |
| 井花園·····    | 泉 水、白 頰 ( 11 ) |
| 伯侄倆·····    | 全杏軒 ( 19 )     |
| 技術員李清連····· | 王根柱 ( 33 )     |
| 点种·····     | 耿振印 ( 47 )     |
| 無霜的山村·····  | 敬 純 ( 61 )     |
| 搬家·····     | 楊克廣 ( 76 )     |
| 护路員·····    | 鄺 張 ( 89 )     |
| 何俊英和我·····  | 李悟真 ( 100 )    |
| 農忙五月天·····  | 李 准 ( 112 )    |
| 編后記·····    | ( 147 )        |

# 不能再等了

形 衛

大路上的膠輪車，滿裝着肥料，扯成繩地老是往上拉，往上拉。“啊！這又是農業社的。……”肖繼山老漢一個人孤独地坐在山坡上，自言自語地說。當他說到“農業社”這三个字時，嘴里是多麼甜蜜，心里是多麼嚮往啊！

說起繼山老漢來，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刻苦能干的老頭子。他矮矮的個子，長着一對又粗又長的白眉毛，一副又厚又大的嘴唇。一說起話來慢吞吞地，從他說話的神情來看，就知道他的性情很犟。他住的地方是靠在菊花山的腳下，山下是一片平畝，獨有繼山老漢的園地在山坡上，他回回總愛跟大伙們說：“這回毛主席可把俺分到福窩里來了，只要有勁，光在山上搞個副業生產，每天也要弄個升把米錢！”土改後這兩三年來，他家的生活也漸漸富裕起來。他仍是省吃儉用的，弄兩個錢都添置農具了，家里的農具那真是應有盡有。但是他有個脾氣，就是他的東西別人莫指望借個一樣兩樣。他要缺個什麼東西，也是寧可自己不用，不願意找別人去借。所以這裡的人給他送個綽號叫“不求人”。

還是去年冬天，下畝上劉廣興的互助組醞釀轉社。那天開動員會，繼山家是他兒子其美去參加會的。在這以前繼山

老漢聽到這裡成社了，那裡也成社了，心裡就有些慌，沒想到這回社成立到眼跟前了，心裡就想：我在这上面風不着雨不着的，合不着跟他們搞社。他又想到：這回其美去參加會，免不了青年人愛跟着閑，可別也答應了！好歹俺住在这山腰里，他們再能總不能把俺家的地搬下山去。繼山老漢雖說是這樣盤算着，究竟心裡是個疙瘩，就在家里和他老伴肖奶奶偷偷說道：“咱們這裡也在成社，其美這孩子不也去參加他們的會啦！說是田地農具不管啥都要拿出來入股！”

“啊？”肖奶奶有些耳聾，沒聽清楚，“你說的啥啊？”

繼山“唉！”了一聲，趴到他老伴的耳邊又說了一遍。這時肖奶奶才算聽明白，就楞了半天，才皺着眉頭問道：“咱不入，不要緊吧？”

繼山老漢沒理睬他老伴，只是又嘆了一口氣，坐在那不住地用右手摸着他那又長又白的眉毛，心裡七上八下地，連活也懶得干了。

晌午過後，其美才從山下回來。他敞着懷，興緻地坐在繼山老漢的對面，親熱地喊了一聲“爹！”其實繼山老漢心裡有數，見其美往跟前一坐就知道要說入社的事，所以就哼了一聲。其美還摸不透他爹這時的心思，就興奮地說：“廣興覺得咱家是貧農出身，過去咱家雖沒有參加互助組，可是這回廣興想吸收咱們參加社，大伙也都很歡迎咱，這是大伙對咱的一片心意。……”

繼山老漢實在不願听下去了，就指着其美的臉淡淡地

說：“你是吃舒坦啦！入个啥社，不是扯閑經嗎！”

在其美想：入个合作社，还用打通什么思想，情入啦！哪知听他爹这一說，却把他个热火勁打冷半截，就有些不耐烦地說：“人家都入社了，咱为啥不入社！啥社？就是土地、耕牛、農具入股，統一經營，一塊劳动！”

繼山听到耕牛、農具入股，心里又是一陣愁。仿佛誰真的把他的小黃牛牽走了似地，他眼睛不自主地移向門口那头小黃牛身上，嘴里就說着：“誰要牽走我的小黃牛，那就是割我身上的肉，說啥都不中！”

其美的性子不像他爹那样，他是一个急三槍的脾气，兩句話說得不对头就急了。他見到他爹这样死板，就紅着脖子說：“你不入社，我入，我不能跟着你落后！”

“好！”繼山老漢咧着嘴狠狠地說，“你兩口子去入，給我把地都搬下去！我可沒有牛給你們入股！”他說罢扭着头就走了。

屋里的肖奶奶剛才听到她老伴跟她說的話，心里就不安，这会又听到他爺兒倆吵了起來，她找三不找四的，只听到要“農具”，要“牛”，心里就跳了起來，知道一定是为入社的事，只吓得她在屋里藏这放那的，忙成一团，人上了年紀，心里又慌，就跌了一跤。

其美听到房里“撲咚”一声，就慌忙跑進房，一看原來是娘从箱子上跌到床上，手里还拿着一張鋤头，想往床棚上放。其美忙上去把娘扶起來，問道：“你这是弄啥的？”

肖奶奶虽然耳朵有些聾，身子可很紮實，連忙爬起來說：“不是你爹回來說，底下成社了，要農具，我想留把鋤頭以後自己使用方便。……”

其美听了心里又是气，又是可憐他娘，想着：人家入社都認為是大喜事，俺家却是这样。怨不得廣興跟我說：“你家入社是比較困難的，你得好好動員，不要性急！”

劉廣興也為了繼山老漢入社的事，一連來談了几个晚上。隨你咋動員，繼山老漢仍是不吐口，老是說：“俺在山上，你在山下，土地也不連片，入社不入社也不妨你們的事。”

繼山老漢虽是一口咬定不入社，其美老不死心，找这个來開導他爹，請那个來動員他娘。这几天真把繼山老漢動員火啦，他為着这事还跑到鄉里跟鄉長說：“鄉長，俺不入社，犯法不犯法？再合作化，也合不到俺那山上去呀！”

繼山從鄉上回來，就把其美找到一邊說：“其美啦，你不要這山望着那山高，在社不在社不都是種庄稼，還能兩樣嗎？他下肥，咱上糞；他們地里下雨，不能說咱地里就不下雨。我就不信這個‘羊上樹’，不都是兩條腿的人，社里的人也不是三頭六臂。其美，你要不信，看着吧！”

一年過去了。“耳听是虛，眼看是實”，繼山老漢這一年多來一點一點地把合作社的好處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如今繼山老漢可後悔得要死。現在他坐在山坡上，一面望着農業社運送肥料的車隊，一面連連埋怨自己：“人家把我往桌上拉，自个硬往桌底下爬！唉，路都叫我塞死了！”



刘廣兴合作社經過兩次的丰收，社員对走集体化道路的信心更强啦。如今正是秋收过后，社里要在一里多長的荒坡上开荒，他們的口号是：“变荒坡为梯田”。这在社員的面前認為是很平常的事，但当肖繼山老漢得到这个消息时，簡直認為是驚奇得了不得，因此他很关心这个事。每天太陽快落的时候，繼山老漢总是藉着放牛，站在山坡上偷看着社員們挖荒坡。眼看就要开出來了，他暗自想着：这个坡开出來了，足有十几石田，看要收到多少粮食！水源也有，把这菊花山上的几条水路都攔來，真是一年四季用不完的水。繼山老漢想到这，实在替社里高兴，打心眼儿贊成这个办法。他又看看那些年輕的社員一个个虽說不是三头六臂，也要算得一个个小老虎。繼山老漢在心里盤算着：不要五天的工夫，这新开的梯田就要和自己的田地連起來了。他心里又是喜欢，又是發愁。这回喜欢的是，田搭界了，免不了他們又要动員我入社，这回誰再要动員我，包管一說就行。發愁的是，要是入不上社，田搭界了以后，又免不了每天都要和社員們一起做活，咋好意思見人家的面。“哎！”繼山老漢嘆口气，埋怨起自己來：那时咋不入社呢？后悔！后悔！

这天，繼山老漢正在山坡放牛，社員刘方貴和一个縣里的干部在山坡上量地。“肖大叔！大叔！这回咱們可快合家了！过去你不是說一个在山上，一个在山下嗎？”刘方貴他們正牽着繩子，一面比划着，方貴一边喊道。

“哈哈！人多好做活！”繼山笑嘻嘻地答道，但他心里总有点难过。其实方貴是說的無心話，繼山老漢却覺得他是在說風涼話。

就在这时，肖老漢的小黃牛放得愉快了，就跳了起來，“擦！擦！”地从肖老漢面前跳過。肖老漢一把抓住牛繩，舉起鞭子就打，嘴里還不住地罵道：“狗熊牛，還給我撒歡哩！就為你我才錯拿了主意！”因他勁使得過猛，牛三強兩強地把牛繩弄斷了，小黃牛照直地往社里的牛群跑去。這牛群就在畝中央，那邊還有社里人在做活，這時肖老漢實在不好意思下去逮牛，只急得翻着眼睛，翹着鬍子，氣鼓鼓地看着牛。

“表叔！肖家表叔！”繼山老漢正在着急，忽听有人喊，擦了擦眼睛，才認得是他媳婦娘家的兄弟望子，就慌忙上去招呼道：“你老侄來啦，是稀客，一兩年都沒進山，到屋！到屋！”

肖老漢回到屋里，又忙着弄水，又忙着讓烟，心里又急着小黃牛。

“姐呢？表叔！”望子問。

“下地啦！一会就回來。”肖老漢坐在那說。

望子看看這，望望那，只覺着沒啥話可說，最后冒冒失失地問道：“表叔！你們社里今年收成還好吧？”

這一問可把肖老漢弄得啞口無言，當時臉上一熱，想着：要說沒在社吧，人家不笑話俺家落后嗎，要再傳到底下

去了，俺親家也看不起俺！……于是肖老漢紅着臉支吾着說：“社里今年还好，还好！”肖老漢虽然支吾过去，可是他生怕望子再問这問那的，就想把話扯远些。他正預备开口时，只听外面喊着：“大叔！大叔！”肖繼山老漢听到声音很熟，但一时想不起是誰，他就向望子招呼了一声，拔腿往外跑。一見原來是廣兴，他还是穿着他那套黑衣服，披着汗褂，口袋上挂了一支鋼筆，手里牽着繼山老漢的黃牛。廣兴一眼看見繼山老漢，就热情地喊着：“大叔哇，忙吧？”他笑嘻嘻地向着繼山老漢面前走來說：“給你的牛，主人还没有去，它倒先來了。”說罢廣兴把黃牛的屁股一拍，把牛繩交給繼山老漢。廣兴露着雪白的牙齒，向着肖繼山老漢微笑着，从微笑中可以看出他对繼山老漢的关心和尊敬。“怎

样？大叔，这一陣子我簡直沒工夫到你这來，你老人家一定会怪我吧！”廣兴又接着說。肖繼

山老漢听廣兴的口气，知道社里大

門沒有关，就想說說入社。

可是屋里又有客，怕一会当客的面說露了餡子。只好勉強地說：“廣兴啦，到屋坐



吧！好久就想跟你談談。”

廣興這時已猜透老漢的心思，說：“好啊！我也早就想跟你談談。屋里有客，咱到社里去談吧。社委們正要開會哩。”

繼山老漢一听，覺得社委們正在開會，人多，又不好意思起來，便又推托說：“牛不老实，我先牽回去再說吧。”廣興笑笑說：“那也好，你啥時候去找我都中。”說罷，走了。

繼山老漢牽着牛回來，其美兩口子從地里也回來了，就迎上前去和他媳婦說：“望子來了，接你們兩個下去過幾天！”

其美媳婦聽說她兄弟來了，就急忙跑回去了。這時繼山老漢一把把其美拉過來囑咐了幾聲。其美說：“咱沒入社，你說入了社……。”他遲延一下也回去了。可是繼山老漢再不願見望子的面了，他牽着牛又出去溜達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其美兩口子把預備好的禮物分裝在兩個筐里，上面蓋了兩條紅包單。望子及其美的媳婦走在前面，其美担着筐子在後面走着，下山走親戚去了。

繼山老漢昨夜一夜都沒合眼，老是考慮怎樣入社，今天起來仍是坐臥不安。他想：光想也不中，還是等其美回來再說，叫他出面去入。繼山老漢想到這，也就不再想這想那的了，就牽着牛走了。繼山老漢往坡上一站，不由自主地又向着社里新開的梯田望去，又把社里的幾個傻大傻大的稻梁掃

了几眼，这一望又把繼山老漢的老病帶發了，他又在气自己那天咋不敢跟廣兴去社里說說了。繼而又想：“我也不要我这个老臉啦，去找廣兴去！說啥我这回也得入社。就是这个主意。”想到这，繼山老漢就鼓足了勇气，往山底下找廣兴去。他剛走到畝前，看到那些男女社員一大堆在那做活，有說有笑的，高兴得很。繼山老漢馬上又想起：人家不笑話我？……想到这他腿肚又軟了下來，头也低了下來，他再沒有勇气向前走了。嘆了一声气，依然又回來了。

到家时他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滿肚子的懊悔却無从說起。还是肖奶奶走了过來說道：“其美他們这回要住几天吧？都閑了。”

肖繼山老漢抱着头，沒吭声。他老伴見他沒吭声，就又說道：“听望子說他家早入社啦！”

“人家進步，咱家落后！”繼山老漢慢吞吞地說，語气很沉重。

“早知道是这样，咱家去年也該入了。下畝他表孀子家，大人小孩都做一身新。”肖奶奶羡慕地說。

这一說更触动了繼山老漢的心思，不耐煩地說：“人家有好孩子。咱其美不跟人家聯絡，咋能入社？倒轉來还說咱們老的落后！……”

肖奶奶不贊成地說：“你爺兒倆誰說誰有理。其美从前叫你入社你偏不入，这怨誰哩！其美大前个还在跟刘社長坐在对門大石崖說了半天哩。”

肖奶奶這一說，把繼山老漢說了個無言答對。他又聽到其美時常跟劉社長在一起談，想道：怪不道廣興這一陣子老不來，他們是想試我的心哩！哼，其實我對社早有了認識啦。今天晚上去找廣興，不入上社我就不回來！

晚上，繼山老漢在廣興吃飯的時候，就去找廣興去了。

却說其美到了他親戚家，受了一肚子委屈。原來是他丈母娘過生日，接的有她大女婿、小女婿、這姑那姨的一大屋，問起來都是社員，都穿得花花綠綠的，倒把其美兩口子比得矮了半截，其美連話都不敢說。這時其美真氣他爹，氣他落后，想着：我這回不能再陪着他落后下去，廣興老叫等爹想通了再說，誰知道他那個死腦筋幾時才能想通？其美想到這，就瞞着他媳婦跑了回來，一心一意去找廣興要求入社。

其美趕到家，天已黑了，他照直跑到廣興家。一進門就聽到有人說：“這回我看清楚了。”其美顧不得仔細听，就用勁把門一推喊道：“社長！我不能再等了！我堅決入社！”其美說罷抬頭一看，見他爹也在那站着，其美當時楞住了。

廣興這時站了起來，看了看其美，又看了看繼山老漢，就笑着說：“你看你爺兒倆！……”

# 井花園

泉水、白 煩

这天早飯后，民主四社的飼養員大和，把牲口牽到牛棚里。要按照往常，他总是嘴里哼着小調，拿起扫帚，把牲口刷得渾身利洒，光溜溜的簡直能滑倒蒼蠅。可是，今个不同了，他拿起扫帚，懶洋洋地，像王婆画眉，扫兩下就把扫帚丢到一边。

这牛棚离村中大路不过二十來步。大路东边是一口甜水井，井边有几棵像傘盖一样的大柳樹，周圍种着花草，放着石墩，是一座很好看的花園，村里人便把这个地方喚作“井花園”。它是本村人休息的好地方，連过路的也多被这个美丽的花園吸引住，不管事情多急，一到这里总要停停脚，休息一下。

大和正無精打采地坐在牛棚里出神，忽然听見大路上有騾子叫声，猛然楞住，細听騾子的声音，越發近了。他猜想着：一定要从井花園路过，便把小布衫往肩上一搭，走出了牛棚。他靠着井边的大柳樹，掏出旱烟袋，裝上烟吸着，兩眼直往北望。一过轆轤拐，一套三匹騾子拉着膠輪大車威武地过來了。兩個对色騾子跑梢，銀白色的馱騾駕轅，昂着头，足有四尺四五高。赶車的是个上年紀的老漢，長着八



字鬍，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，臉上顯出愉快的神情，像是騾子給他增了光采。

老漢猛然跳下車來，揚起鞭子“叭！叭！”打了兩個响鞭，“噲”的一声煞住了車。“嘿！

又來到井花園

啦！”老漢自言自語着，走近大和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紙烟說道：“同志！借个火。”大和看騾子早看迷了，一動不動。当老漢又向他說了一声，他才摸出一根火，遞給老漢，問道：“老大爺！哪里的車？”“丰桥村，丰收社的車。咋样？”大和誇獎道：“还是你們社行！”說着站起身來，往騾子跟前走近几步，前瞅瞅，后看看，越瞧越眼饞。嘴里不住地念叨着：“看！这轅騾起碼得四百元。”又上前看一看牙口，“呀！才一对牙。”大和越發羡慕了。回过头來問老漢：“这头騾子買时啥价？”老漢打了個手碼。大和說：

“啊！我看就得那个数。你們社里可真有办法。”老漢搖搖頭只說：“說起買騾子，可是‘孩子沒娘，說來話長’。老



弟，我看你也是个饲养員，等明天拐回來，咱好好拉拉。”說罢掂起鞭子，赶起車走了。只听几声鞭响，騾子和車就消失在揚起的塵土和村南头的樹林子里了。

大和回头看看自己的牲口，沒力气地站着。他心想：丰收社能買騾子，为啥俺社就不能買？再說買了騾子，收麥时候看得勁吧！越想越气，一跺脚，回到牛屋蒙头大睡了。

現在正是四月初，多少天來就沒落一星雨。民主四社今年要种的五十畝花生還沒种上，实在叫人發愁。女社長香泉去縣里开会還沒回來，副社長崔活等了一天又一天，还是不落雨，就召开社委会，决定干脆拉水点种。他这天起了个大早，朝天一望，照旧是藍藍的天空，晴得沒有一縷云彩。他長嘆了一口气：“今天雨是又沒指望了，下手吧！”便叫社員們收拾了几輛太平車，放上水缸，准备拉水。哪知道啥都收拾齐备，吃罢飯，就是不見牲口牽出來。他連忙三步併成兩步走，到牛屋里一看，大和正在蒙头大睡。崔活突然一怔：

“这是咋啦？能还是前天那事情嗎？”他輕輕地走到床前，用很柔和的声音問：“大和！牲口喂飽了沒有？”“喂飽啦！牽吧。”大和說着，連头也沒抬。崔活看風头不順，自己对自己說：“这一定出了岔子。”又稍微停一停說：“不管咋样，現在不能誤了做活，消消气，晚上再解决吧。”說罢，他牽着牲口出去了。

晚上，一陣清風，月亮放射着皎潔的光芒。崔活披件大